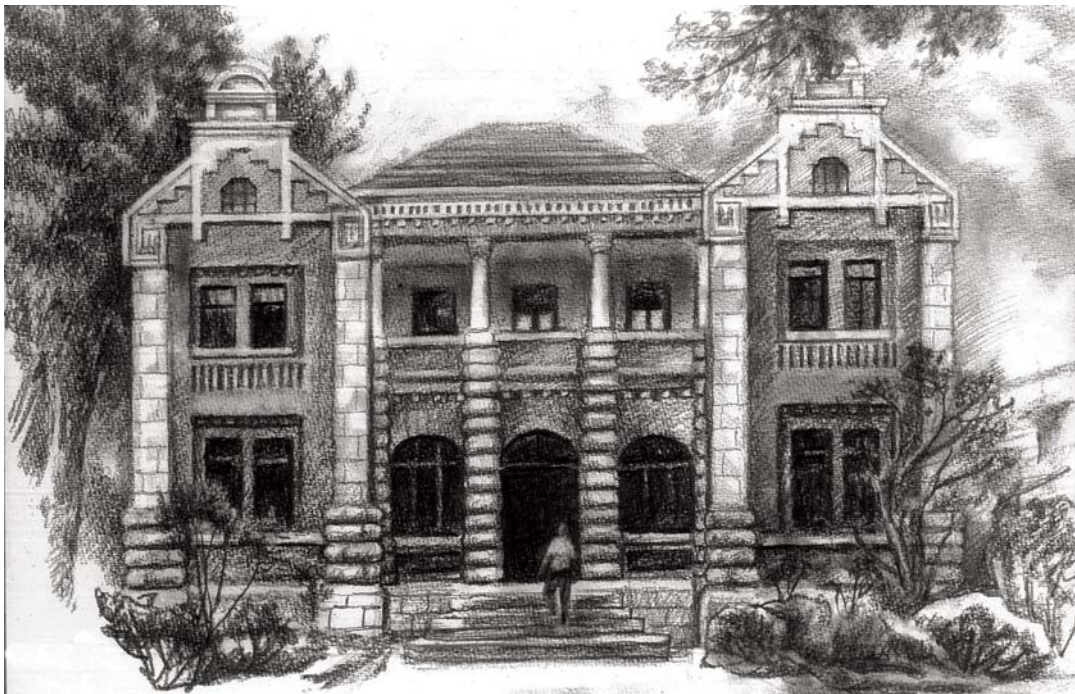


浩气长存天地间

文/画 张国华



公时挺身而出，说“我们系外交人员，不携带武器”；日军置国际公法于不顾，蓄意撕毁国民政府旗帜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画像，强行搜掠文件。为避免事态扩大，蔡公时婉言要求日军停止搜查，退出公署；并请日领事前来洽商，但均遭拒绝；随后，日军以暴力手段将交涉署人员捆绑；蔡公时据理力争，亦遭强行捆绑；蔡公时激愤之余，用日语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日军军官恼羞成怒，令士兵举起刺刀，对被捆绑的蔡公时等“或敲击，或刺削”，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仍怒斥日军兽行，并高呼：“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同人闻言皆放声大哭，痛骂日军；日军更怒，将蔡公时等17人全部枪毙在交涉公署院内；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壮烈殉国。

为了让后人牢记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苦难，缅怀“五三惨案”中的遇难者，2012年济南市文物局对该建筑进行了修缮，将其打造成蔡公时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馆内陈列展览以“五三惨案”和蔡公时事迹为主，通过实物、图片文字资料、雕塑、复原陈列等，再现了蔡公时追求革命、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光辉一生。

蔡公时之于济南，是一个凝重的历史符号，被誉为“当代苏武，民族丰碑”和“外交史上第一人”，当之无愧！我们在缅怀先烈的时候，也不能忘却那段耻辱的历史，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5月1日进驻济南，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日本政府为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济南。5月3日，日军寻衅挑起事端，肆意捕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当日下午，日军将位于济南商埠经四路小纬六路的山东交涉公署包围，此时，蔡公时刚接手交涉公署工作；晚9时，日军50余人持械进入交涉公署内，威逼工作人员交出武器；蔡

说到商埠区，在经四路小纬六路还有一座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教育意义的建筑遗存——经四路370号。这座19世纪末由德国人设计的三层木质小楼，也曾历经风雨，但在1928年5月3日这一天被历史牢牢地定格下来，正是它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的血腥事件，又称“五三惨案”。

1928年春，南京国民党政府分编四个集团军进行“北伐”，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图统一北方。蔡公时任国

再看趵突泉

下泮源堂东山墙跟前，那里又摆起了一溜长条桌，上前一问，是卖冰镇酸梅汤和热豆浆的摊位，还卖泉水凉面。酸梅汤和豆浆也是两块钱一杯，泉水凉面五块钱一碗，长条桌后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服务员，桌前零星站着两三个顾客在喝酸梅汤。家属上前也买了两杯，回身递给我一杯，喝了一口，凉凉的、酸酸的，味不佳，便端着大半杯酸梅汤转到泮源堂前来看那三股泉水。

刚才一门心思光想着喝大碗茶，全然没有留意三股泉水的状态，这一看不得了，泉源上奋、水涌若轮，三股泉水欢涌奔腾，左突右突，前突后突，就像三个壮实的蒙古小伙子在跳摔跤舞一样，很有韵律。由于今年夏天

雨水丰沛，地下水位不断升高，泉水涌起的最高处足有七八十厘米高，这是我自打记事以来，看到的趵突泉喷涌最高的一次。喷起的泉头，像三堆雪，晶莹而洁白。喷涌的声音轰隆隆的像雷震，低沉而雄浑。正像泉西侧“观澜亭”抱柱楹联上镌刻的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诗句，“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时长吼半空雷。”更使我想起了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咏趵突泉那脍炙人口的诗句：“泺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壶，谷虚久恐元气泄，岁旱不愁东海枯。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

再转到“观澜亭”一侧细看，此时天色已经慢慢黑了下来，发现三股泉的右后方有一个水下景观灯向上照，再看周边廊亭上

记忆中的柴油机厂

我不敢打扰您啊！”

温厂长目睹此情，已慌得六神无主了。他万万想不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传达员，却是一位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竟还与朱委员长是老战友。

温厂长也是个人物，当年的柴油机厂乃万人的国营大企业，隶属石油工业部。文革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偌大个工厂竟然没有停工停产，可以说在当时全国都几乎找不出第二家。

五车间当时有职工五百多人，相当于一个普通工厂的规模。想当年，曾任副总理的倪志福同志，从上海来济南视察后说：“华东地区除上海外，该厂的设备及技术是最好的。”

记得有一年夏天，车间上面的自制风扇皮带断了，风扇轮离地面约五米之高，师傅和工友们在灼热的机床前挥汗如雨地照

样生产，于是我便自告奋勇地想去把它修理好。我拿着胶皮带，走到墙边朝掌心吐了唾沫，跳起握着暖气管子，两腿悬空，双手交替，以臂力爬了上去。当我身体挺直时，不料背部触在了高压线上，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击飞了我。我本能地空中转体，求生中抓住了管道，顺管而落，万幸啊万幸！然双掌已血肉模糊了……一女性把我扶住，当我回神平息惊恐时，便看到一双秀丽的眼睛里透着关切。哦！是肖丽，一个和我同期进厂的年轻工友……

我们班组有三十多人，班长叫翟武，他属于老三届，此人能歌善舞，且讲话极具煽动性，于是造反派而被充实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的。那个年代，学生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上山下乡。谁敢说他不优秀！

我特别讨厌上夜班，该睡觉

时不能睡觉，整个生物钟颠倒，那滋味太难受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是工人阶级呢？有时一到下半夜，困意袭来，且不管那么多了，关闭车床，悄悄爬上车顶项上的屋里，裹上一件油乎乎的大衣，靠紧暖气包，一会儿便响起鼾声进入梦乡了。

翟武班长既聪明又仗义，天亮交班前，他一定会为我擦干净车床，然后爬上屋顶，将我唤醒，并和蔼可亲地说：“李子，今后睡觉请言语一睡，到点我叫你，可别耽误交接班啊。”

在柴油机厂的四年，给我留下了步入社会之初的深刻印象。人世沧桑，往事不堪回首。如今的柴油机厂已被高档商住社区和大润发超市覆盖，往昔的感受和记忆也变成眼前的一片浮华……

【忆海拾珠】

鞋底那数不清的针脚

□马兴茂

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七年了。今年是她的百岁冥诞。在慈母辞世的这十几年里，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她，许许多多的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

我的母亲1913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她的一生经历了战乱、饥饿、疾病等坎坷艰难，就是这些艰难铸就她坚强而刚毅的性格。

母亲19岁嫁给了比她小两岁的我的父亲。父亲在济南学徒，家里的农活和家务全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她勤劳朴实，善待子女，勤俭持家，为子女、邻居留下了慈祥仁爱的形象。

母亲生育了我们姊妹九人。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母亲睡过几个囫囵觉，她常常是来不及脱衣服，抽空睡一小会儿就起来干活，我们家十一口人的吃、穿都是母亲一个人操劳。三年自然灾害时，粮食供应少，细粮更少。母亲总是把细粮省下来给父亲和小孩子吃。粮食不够吃，母亲用野菜调成馅，用粗粮包成菜团子。我们吃起来总是那么津津有味。那时日子过得那么艰苦，可母亲总能让我们个个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

母亲还非常勤劳，干起活来很利落。虽然我们家里人多，但是母亲把我们的衣、食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当冬天刚过，天气不很冷的时候，

母亲就把我们穿的棉衣、盖的棉被，统统地拆洗干净，放在柜里，等来年冬天再穿，再盖。在生活上，母亲是个既要强，又勤俭的人，母亲在家忙碌的身影，至今还记忆犹新。母亲不是在灶台前，就是坐在床前为我们缝制衣服。夏天的夜里，母亲坐在院子里，借着灯光搓麻线、纳鞋底。母亲心灵手巧，从不丈量我们的身材，她用眼睛一扫，就知道每个孩子衣服的尺寸。做好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都那么合体。平常母亲总是把大孩子穿坏的衣服，改成小孩子的衣服，就这样把改好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就和新的一样。我们心里总觉得美滋滋的。谁家的孩子不盼望过年穿新衣服呢？我们姊妹也不例外。每到过年母亲早起晚睡，为我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想想母亲是多么的辛苦啊！母亲还把不能穿的衣服，裁剪、上浆后制成鞋底，密密匝匝的针脚压满了母爱。如今母亲去世十多年了，家里还有好多双鞋底。虽然外层的白布已经泛黄，麻线的针脚有些刺手，抚摸着它们仿佛在和母亲对话。那些难忘的记忆，温暖的情愫，潮水般涌向眼前。

母亲的一生是极其平凡的一生，可那伟大的母爱却深刻地影响着儿女的一生。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母亲像默默吐丝的春蚕，为儿女吐出生命中最后一根透明的丝线，娘像漫漫长夜里燃烧的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儿女的世界。

实录

【历下亭】

□张庆

去年写了一篇《秋天的趵突泉》，去趵突泉公园时喝的那两块钱一碗的茉莉花大碗茶，一年来常常回味无穷。

近几天，心中总有一股莫名的冲动，想再去喝一碗大碗茶。

那天是星期五，下了班，回到家，胡乱吃了口饭，便拽着家属，急匆匆地赶去了趵突泉公园。

到了公园已是下午七点多钟，时值初秋，虽然夕阳已经落山，但天还是很亮。进了公园东门，便直奔位于趵突泉池东南角的卖大碗茶的摊子。不承想卖大碗茶的早已收摊下班，询问一旁的公园工作人员，才知道大碗茶的营业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工作人员给我指了一

【泉城记事】

□鲁黔

千佛山脚下的柴油机厂，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国民党的兵工厂，其址依山傍水，乃风水之宝地。

1970年夏天，我被分配到该厂五车间干车工。那年不满十六岁。这个厂很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据说，朱德委员长曾亲临视察过。视察临近结束时，朱总询问当时的厂长：“小温啊，我有一战友，在长征时给我养过马，他在淮海战役负伤后，便不知下落了，经查现在你厂工作，请给我找一下，他叫……”

约半个时辰，一个戴着帽子，穿着工作服的老人，在门口喊了声“报告”，朱总仔细端详着对方，片刻，二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相互拍打着后背。老人热泪盈眶，万分激动地说：“朱总，我想死您了！”朱曰：“你怎么不找我！”老人说：“您操国家的心，